

「流動與衍變：文本跨語境行旅」

專題導言

顏 健 富^{*}

有別於傳統的空間疆界與移動方式，近現代作者與文本輾轉於各種新起的空間疆界，出現各層次的跨語境行旅現象，包括文本、作家、概念等經歷流動與衍變的過程，尤能闡發近現代「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更複雜紛呈的關係，反映「移動」的能動性與多向性，牽動著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轉型。本專題以「流動與衍變：文本跨語境行旅」，主要觀察各作家、文本與概念如何在各種空間疆界中輾轉移動，且剖析箇中的流動與衍變概況，挖掘潛藏於文本背後跨越疆界的交流模式。本專題收錄七篇作品，包括一篇特稿，分別從文學、文化、思想與圖像等面向切入，材料包括詩詞、書畫、小說、報刊、雜誌、廣告與譯本等，不同於現有學界對於「文本跨語境行旅」的討論，專題論文更有意識地凸顯回環往復的交流過程，突破過去從歐、美、日傳播到中國的單線道，反映更複雜的移動路線，恰可推進研究進程。

各論文具體而微地演示流動與衍變的路線，除考量到空間版圖的輾轉移動外，亦觸及各作者對於文學傳統的回應，遂使得文本跨語境行旅同時包括空間與時間移動的軌跡。崔文東〈《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說考〉論述梁啟超如何化用日本政治小說時，又反過來論證域外

^{*} 作者現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小說如何受到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該文先指出梁啟超《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參照日本《經國美談》此一以歷史演義體講述三位希臘英雄的敘述方式，同步交錯敘述三傑事蹟，逐一呈現書中人物登場次序，彰顯「花開三朵，各表一枝」的敘述手法。同時，該著作又參照《佳人之奇遇》描寫加里波略傳渲染大俠氣概，形塑英雄形象。作者若停於此，很可能只是反映晚清作者受日本政治小說啟發的單線路，可是，該文卻層層推進，指陳日本政治小說《經國美談》與《佳人之奇遇》如何借鑑更早期的中國文學傳統。前者模仿《三國演義》以章回體組織史傳內容，演繹英雄故事，融入史傳傳統；後者援引《戰國策》、《史記》等人物形象。如此的論述方式替原本單線道提供一回環反復的路線，晚清文人面對的本土文學傳統有時並非地道「國貨」，而是「出口轉內銷」。該文進而推論晚清作者處於變革的時代，求新求變的欲望激發不同的文類碰撞，化用政治小說，實經由「史傳」傳統引渡，吸納不同文類，在嫁接與轉化中，創造別具一格的敘事結構與人物形象。

孫 宓 “Shakespearean Retelling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 Reader: *Tales from Shakespeare and Yinbian Yanyu*” (〈重述莎士比亞，重塑「普通讀者」：藍姆姊弟的《莎士比亞故事集》和林紓的《吟邊燕語》〉) 開拓另一跨文化行旅的路線，觀察 19 世紀英國與中國作者重述莎士比亞經典戲劇的文本的問題。藍姆姊弟 (Mary and Charles Lamb, 1764-1847; 1775-1834) 於 1806 年出版《莎士比亞故事集》，林紓 (1852-1924) 於 1904 年與魏易 (1880-1930) 合譯《吟邊燕語》。就文本翻譯路線而言，《莎士比亞故事集》改編自莎士比亞劇著，其中十四部浪漫喜劇由 Mary 負責，六部悲劇由 Charles 負責。《吟邊燕語》則是翻譯藍姆姊弟的二十篇故事，重新調整標題與排序。作者替這兩種處於不同語境的「重述」故事版本設立一比較基準：同是作為介紹莎士比亞著作的入門讀物，藍姆姊弟針對英國兒童而寫，林紓則是設定為對「遠方」和「外國」概念感興趣的中國成年讀者。以此切入，該文觸及一般晚清研究者鮮少關注的問題：英國與中

國文學脈絡的“common reader”（普通讀者）的問題。作者細膩剖析藍姆姊弟與林紓如何針對「普通讀者」視野而改寫莎士比亞故事，恰可管窺其對於理想中的「普通讀者」的想像。藍姆版本選擇相對簡短、更適合孩童閱讀的「故事集」形式：刪減情節、散文式語言、放大喜劇與浪漫悲劇、忽略歷史性戲劇和羅馬戲劇、淡化英國民族歷史等。在 19 世紀的全球化進程中，林紓接觸此一淡化英國歷史與英雄主義的版本，翻譯給中國成年人讀者。林紓使用古文而非白話文，透過「傳奇」的若干形式要素包裝，抹消藍姆姊弟之名，儼然以莎士比亞的代言人身分複述莎士比亞的故事。此外，該文分析這兩個中英文本對於莎士比亞《暴風雨》一劇的重述，透過米蘭達（Miranda）和波斯普羅（Prospero）角色的詮釋，指出其如何化成不同文化格局裡「普通讀者」的替身及代表。

在移動過程中，尤值得關注的是各文本經由再製造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動，順著譯者的脈絡需求，迭有轉變。詹宜穎〈虛無黨小說的跨境旅行——關於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英、日、中三個版本的考察〉探討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此一較少受到關注的虛無黨小說在上世紀之交的跨境旅行，以及梳理其在「英國—日本—中國」等地傳播過程中的「在地化」與「個人化」特徵。作者逐一分析虛無黨小說的背景、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等概念，考證與核對各種譯本的異同。從英人葛威廉（William Le Queux, 1864-1927）的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原著」為起始，對照松居松葉的「日譯」本，細分兩者之間章節的不同，再推向陳冷血的「中譯」版本，並從章節數、章節名、翻譯的敘述視角來探論，歸納出人名與地名皆會隨著譯者國情的差異，產生蛻變，再由內文段落之簡化、改寫、增添，推敲出屬於翻譯者自身的獨創性，與「在地化干預」是如何在翻譯的過程涉入。概論而言，作者以簡明的手法，比較 *Strange Tales of a Nihilist* 在英、日、中三個文本的表層差異，並藉由沿用劉禾的理念，為晚清翻譯小說的研究開拓研究視野。

在近現代的文本跨語境行旅中，中國不只是作為接受方而已，亦可能

是輸出方，促成更多元的流動與衍變的面貌。宋寅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入——1920-30年代韓國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家的文學思想〉一文探究清末民初韓知識文化的交流網絡，以三位韓國籍的中國現代文學家梁健植、丁來東、金台俊為例，指出三人如何在不同的時間點與各自立場上，將中國新文化運動引入韓國？文章先以梁健植為啟端，探看中國現代文學經由日譯管道的傳播方式。梁健植所處時代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現在進行式，透過其翻譯的文本與其對於革命思想的偏好，架構出「中國—日本—韓國」此一知識流動的路線。接著，以丁來東為例，指出他雖處於新文化浪潮退燒後，然而留學日本與中國的實際時間卻長於梁氏，因而更能親身體驗 1920 年代的中國文學活動，乃是「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的觀察者」，遂能提升中國文學作為外來文學的重要性，在中、韓兩地的歷史與文化領域的觀察上，取得立足點。最後，作者將視角轉到金台俊，指出韓國文學家所注重的中國文學不再是新文化運動訴求，卻是轉到無產階級文學。作者提出三位分別處於新文化運動熱潮、退燒與餘溫時間點的文學家，透過層層轉向，指出 1920-30 年代韓國知識分子通過接受與引介中國新文化運動，呼應當時韓國文學的時代課題及使命，凝聚出中韓文學交流的轉變雛形，為東亞文化跨域的研究版圖推出另一塊嶄新的版圖。

除具體文本的跨語境移動之外，若以更宏觀的視野，可見到觀念思想如何在時間與空間軸上的流動與衍變。劉紀蕙〈知識型的符號混成與內部殖民：重探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與自我創造性轉化〉透過「符號混成」（semiotic syncretism）概念，觀察儒家思想符碼在不同語境中的轉變，凸顯儒家思想在跨文化交流的特定時期，因應特定需求，挪用外來思想。隨著儒家語彙詮釋空間的移動，觀念也必然出現變動。這轉變除了是知識系統的進化之外，同時也承載另一種內部殖民的概念。作者逐步從儒家論述如何成為權力結構與知識系統開始談起，層層推進論到儒學的思想如何被「符號化」、「政治化」，且更進一步將此一知識性符號置入 20 世紀到 21 世紀的臺灣與中國語境觀照，對照日本對臺殖民政政策、蔣中正與中國

大陸的歷史脈絡，不同的權力掌控者如何運用儒學思想中的創造性與轉化力，完成政治目標下的期待與強化儒家思想中所蘊藏的殖民性質。作者借鑑各種理論性思考，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米尼奧羅（Walter Mignolo）等論述，凸顯這種不平等發展的社會體制如何被系統性的知識型所支撐，揭露潛藏在儒學思想背後，如何因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轉生為具有壓迫性的權力結構，作為近代東亞文化圈儒學思想在不同地區發展觀察的一個切入點。從思想的多重混成以及在地權力結構與符號化過程共構等面向批判式的提出反省與思想解殖方案。

楊玉成〈身外身：視覺文化與「我」的魅影史〉替跨語境行旅做了一「奢靡的實踐」，時間跨度長、材料種類繁多，開啟文學史、文化史與美術史的跨界交流。整篇文章以「我」的魅影史為主題，探「自我」觀念的源起與衍變及在文藝領域中的多樣複雜的表現。在漫長的視覺文化中，作者從「自畫像」作為討論的起始，溯源到唐宋時期，自我的形象是如何建立——也就是人們如何自我審視？如何期待他人審視自我？除了圖像本身，也將畫作題名、詩文一起併入討論，帶出中古道教到民間文化的流行。作者接而又從明清時期開始受到重視的肖像畫，逐步推展到清代的〈鏡影圖〉、〈我與我周旋圖〉、〈求己圖〉，並從思想、文化、流行等多層面，引導中國書畫與詩題在「自我如何自見？」的主題下反覆論述，並從自我圖像的畫面，再次解析存於人心之中的「他者」，也就是作者所謂的「魅影」是如何出現。隨後作者把時序拉到晚清，其所關注的面向也從帝王、文人作品推向大眾版畫、畫報、攝影等媒介及豐富的題詞文字，並跨出紙本書畫媒介，將晚清的西方人的攝影集納入研究系統，探究當外來的技術力，使人們能在照片之中呈現另一個分身之時，探索在這種畫面中的他者是否與真實的自我——中國歷來對於另一個自己的傳統能有多元對話的空間？同時也藉由歷來對於鏡像的畫作與攝影技巧使用，配合跨越性別的扮裝活動，交互觀察現象背後的社會集體思維。

近現代文學作者對於西方文學與中國傳統的參照，已非「西學東漸」

能夠概括，反而是有著不同的取徑方式。陳平原〈風景的發現與闡釋——晚清畫報中的勝景與民俗〉指出晚清畫報中「風景」固然有西洋畫報之啟迪，但更重要的是得益於中國山水畫、風俗化以與城市圖等。晚清畫報中的「風景」有一自西往東的發展過程，最終藉助「勝景圖」的結構與生產模式，逐漸落實為可親可進的「本地風光」。這篇文章凝聚了作者長年對於畫報的研究心得與學術反思，橫越美術史的觀察眼光、社會史的區域發展、文化史的人文流變，逐步推敲出隱含於晚清畫報背後的多層次哲思與史觀。作者從「畫報之『西學東漸』」、「從江山形勝到都市風流」、「在報章與畫冊之間」與「風景轉移中的文化與政治」等井然有序的論證步驟，確立晚清畫報的出現時期，再從中國書畫史傳統切入，引導出「風景」的概念與定義，而後從畫報中的「勝景圖」對照中國傳統中的山水繪畫手筆，藉由勝景意義的轉變、風俗文化的表徵推論晚清人士觀看上海與北京這兩座風格截然不同的城市。作者詮釋畫報在晚清由西向東的內在改變，以及風景圖像何以從「江山勝景」改為「都市風流」，藉此層層堆疊出晚清畫報中所保留城市風貌，提供東亞藝術史、文化史研究領域另一種研究取徑的方式。

綜而論之，本專題七篇論文以宏觀的視角，精巧的構思，豐富的材料，搭配細膩的分析能力，發出獨到見解，彰顯各種文本與觀念如何在回環反復的跨界行旅中流動與衍變，突破單線道的移動軌跡。從空間軸的異質文化到時間軸的傳統資源，在中西古今的系譜上縱橫交錯，展現更為複雜的行旅軌跡。無論是中英譯本的流動、運動思潮的跨地域影響或是傳統資源的啟發等，這些層層翻轉的論述，為東亞史觀的研究提出不同的切入點，顯現跨時空、地域與文化的多元現代性景觀。